

# 巴 苏 陀 史

---

〔法〕 D·F·埃伦伯格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 035 4642 1

# 巴 苏 陀 史

上 册

[法]D.F.埃伦伯格 编著

山东大学 翻译组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5年·济南



6589/65

# 巴 苏 陀 史

下 册

[法]D·F·埃伦伯格编著

山东大学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5年·济南

# HISTORY OF THE BASUTO

COMPILED BY

**D. FRED. ELLENBERGER**

AND WRITTEN IN ENGLISH

BY

**J.C. MACGREGOR**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NEW YORK

根据纽约尼格罗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英语本译出

## 内部读物

## 巴 苏 陀 史

(上、下册)

[法] D. F. 埃 伦 伯 格 编 著

[英] J. C. 麦格雷戈用英语改写

山 东 大 学 翻 译 组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99·42 定价: 1.92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巴苏陀人的部落史。

十九世纪初，巴苏陀兰各部落建立了王国，以后又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巴苏陀兰人民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在1966年10月4日宣告独立，改称莱索托王国（The Kingdom of Lesotho）。

本书作者D·F·埃伦伯格是早期在巴苏陀兰从事教会活动的一个传教士。原著是用法语写的，分三个时期记述了：从巴苏陀部落的萌芽时期到1822年中期巴苏陀人的古代史；1822—1833年的利法肯战争史；1833—1853年巴苏陀各部落形成一个王国的历史。

本书英语本是由巴苏陀兰累里贝地区助理专员J·C·麦格雷戈根据法语原著改写（但只写到1833年第二时期结束为止），最初于1912年由伦敦卡克斯顿出版公司出版，1969年又由美国纽约

尼格罗大学出版社再版。本书中文本即按1969年版本转译。

本书对巴苏陀兰各部落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以及他们的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法规制度等方面的细节提供了一定资料，可供我们研究巴苏陀人的历史时参考。

本书作者从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对土著民族百般丑化，耗费大量笔墨描绘他们的“愚昧”和“野蛮”；另一方面却把那些传教士打扮成“救世主”、“和平使者”，似乎这些民族的一切文明和幸福都是他们“恩赐”的。事实上，这些传教士带给当地人民的并不是什么和平幸福，而是长期的灾难。从十六世纪开始，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就先后侵入南非沿海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则着手在那里开拓殖民地。他们贩运奴隶，奴役当地人民，掠夺当地资源，对当地人民的反抗则残酷镇压。从十八世纪开始，殖民势力进一步向东北方面扩展，侵犯到巴苏陀人各部落的地区，一批一批的传教士就是这种侵略的急先锋。他们披着宗教外衣，伪装“和善”，好象是在为当地人民谋利益，实际上用欺诈和诱

骗的卑鄙手段麻痹一部分土著人民，把一些有影响的酋长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他们的殖民事业服务。本书出自一个传教士笔下，对这种罪恶用心当然是讳莫如深，但从书中所述的有关材料中，读者也不难觉察到这些“救世主”的丑恶本质和罪恶行径。

本书英语本在第二时期第十六章后面附有塔巴—博修山地形图一幅，因原图绘制比较粗略，字迹不清，在正文中也未提到此图，故中译本将这幅地图略去。英语本前面还有一张当时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的象，此人与本书内容无关，也略去。

1975年7月

## 前 言

D·F·埃伦伯格牧师是巴黎福音传教协会的传教士，这个教会自1833年开始就在居住在巴苏陀兰的叫做巴苏陀的土著中从事于慈善事业。

埃伦伯格先生做教会工作达四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搜集和记录了许多源出于当地的关于早期的部落史、巴苏陀人的流浪、战争和传说等可贵的资料。

几年前，当埃伦伯格先生从传教工作退休时，我极力劝他修订和准备出版他的笔记和备忘录，我觉得它们所包含的资料如果一旦丢失，就无法挽回。

结果便产生了这个前言所介绍的这本书。埃伦伯格先生的法文原稿由巴苏陀兰累里贝地区的助理专员J·C·麦格雷戈先生用英文重写。这部著作的出版是皇帝陛下驻南非高级专员维斯康特·格拉德斯通阁下批准的。

埃伦伯格先生的笔记涉及的时间从布须曼和

巴苏陀部落史的萌芽时期一直到1853年莫谢希的权力达到全盛的时期。然而现在这本书仅写到1833年为止，那时候，随着巴黎传教士的到来，巴苏陀的近代史可以说开始了。

埃伦伯格先生为这本书取得资料的来源已不再可得了。巴苏陀人和其他的非洲土著部落一样，正处于这样一段历史过程中：在此期中，他们那种已经起了变化的生活情况使得他们早期的一些传说不可能由他们自己保存下来。如果一定要写巴苏陀人早期的历史，显然就应该现在动手，不能再等。

Ⅵ 也许，这部著作的特点并不合乎一般读者的心意，但是我相信对于那些对南非本地不是在学术上就是在政治上有特殊兴趣的人将是宝贵的，虽然，埃伦伯格先生的某些观点未必为一些人种学家所轻易接受。从行政的观点看来，这部历史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了熟悉和同情那些我们与之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人，就有必要去了解究竟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以及他们受到些什么痛苦。

H·C·斯洛利

1912年2月于伦敦

## 序

应巴苏陀兰驻节专员H·C·斯洛利爵士(爵士团高级爵士)阁下的要求,我着手写这部在他英明统治下的民族的历史。的确,我在巴苏陀人之中作为一个传教士的长期经历中,我曾作了两项重要的搜集:一项是各教会印刷的塞苏陀语的所有书籍;另一项是那时尚能从有才智的老人处得到的关于各部落和他们的起源,风俗习惯,管理方式,信仰和酋长们的家谱等方面所有的资料。必须指出,我搜集这种资料是效法一个矿工,他从地下掘出珍贵的金属是为了把它留给那些比他更内行的专家去把它铸成艺术品,因此要我来使用我所研究的东西并由我自己加以编辑,这就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我必须使两个不同类型的读者——欧洲人和巴苏陀人都满意。后者对于他们祖先的历史知道得很少,自然就切望知道关于他们的甚至那

些细微末节；可是欧洲人可能只对那些现在组成巴苏陀国家而从前是独立部落的历史感兴趣。因此，我尽力使两者都满意，一直追溯到一些部落的口头传说所涉及到的那些世纪。同时，我希望人们不致忘记我是第一个试图重建这些部落的历史和回忆那些已被遗忘的时代和人物的人。

但是，为了不致使读者感到厌烦，我把这部历史的范围限于那些班图人居住的南至奥兰治河，东至德拉肯斯堡山脉，西北方面以瓦尔河和林波波河为界的地区以内，因为这就是古代巴苏陀人居住地的范围。然而，为了使这些部落的后代满意，我必须谈到许多在欧洲人看来似乎是无聊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表现了当地人的特色，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

Ⅶ 在驻节专员给了我写这部历史的荣誉之后，为了使我大量的笔记完善，就需要写信求助于聪明的和消息灵通的当地人，也求助于有关那些部落，特别是巴魁纳人的各种新旧刊物。但是所有这些刊物没有一个象我那样远地去追溯巴苏陀人的历史。此外，由于我不精通英语，必须用法语写，再请人把这部著作作用英语写出来。后来，

《巴苏陀传说集》(Basuto Traditions)的作者J·C·麦格雷戈先生答应给予宝贵的帮助,这就使我感到满意和宽慰。读者应该感谢他,因为他除了熟谙法语之外,还具有巴苏陀史的广泛知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促使我注意到各种历史事实。

这部历史分为时间长短不等的三个时期,但其界限是划分的很明确的。第一个时期回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巴苏陀人的古代史,大约到1822年中期为止。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怕的事件开始发生了——接连遭到从东面、西面和北面来的强大敌人的侵袭,毁灭了所有的部落,成千上万的人被食人者吃掉,因饥饿而死的人尸横遍野。这恐怖的第二个时期一直到巴黎福音传教协会最先的三个被称为和平使者的传教士到来的时候才真正结束。这些从上帝那里来的人于1833年6月28日在塔巴—博修被视为朋友和施主,受到国王莫谢希和他的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

第三个时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即各自独立的部落的旧政治制度让位给一个君主制的统治的时候。这个君主制是由莫谢希酋长把在第二

个时期的战争和屠杀中遭到大量伤亡的各部落残余集中在他的庇护之下而创建起来的。当过去默默无闻的莫谢希这个名字通过传教士的书信说他是公正而仁慈的统治者，传到殖民地而变为尽人皆知的时候，在殖民地避难的那些部落的逃亡者得知和平与秩序已在他们的土地上重新建立起来，大批的人就带着他们从农场主那里得来的牲畜纷纷回去归顺了莫谢希。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获准回到他的故乡。作为这些人的领袖和保护者的莫哈强<sup>①</sup>的儿子因此觉得在道义上对他的属民在被称为利法肯时代以前曾经居住过的所有的地方有责任提出主权要求。第三个时期终于1853年，当时他用武力夺回了在1824年被曼塔提西女王和她的儿子塞康耶拉夺去的土地。这次在梅腊本对巴特洛科部落的胜利使莫谢希的荣誉达到了顶峰，而且巴苏陀人重新获得了他们祖先所在地区的所有权。几个月之后，当他们与接替了宗主国政权的奥兰治自由邦政府建立交往的时候，巴苏陀史的一个新时期又开始了。我们让别人，特别

---

① 莫谢希的父亲。——译者。

是 J·M·奥彭先生在他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里去讲巴苏陀的这部分历史。

末了，让我们谈谈对人名、地名、部落名等的正确拼字法问题，由于班图土语中缺乏同类的拼字法，这些名词的拼法也将根据其所属类别而各异。

D·F·埃伦伯格

## 序 言

Ⅱ 当我答应帮助作者翻译他的书的时候，我是轻松愉快的。首先，因为我自己也热中于这个专题；又因为我愚蠢地认为把一本用我容易阅读的语言写的原著翻译成易读的英语该是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不是由于缺乏学识和文笔训练就是别的原因，不久我就发现这项工作非我力所能及。然而，我能领会法文原著中阐明的内容，并按照我的方式用简单的英语把它重写，改变它的结构以适应我的能力所限，而仍保持其原意。这就是已经完成的作品——由于缺乏上述训练，我担心这是部很坏的作品。但是我要请求读者仁慈地宽恕那许多有时使他看不顺眼的体裁上和措辞上的缺点，并把它归咎于笔者的无经验，并希望他把注意力专注于题材方面，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敢于断言在那里他将发现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东西，而在任何别的地方他是不能找到的。

我并不认为(我想埃伦伯格先生也不致认为)在他的书里没有错误,当它出版时,十分可能,甚而可以肯定,有些读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先入之见将难于与历史中所述的一致起来;但是那些象我自己曾经研究过这个题目的人知道,对很久以前的事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说法,并不那么容易。没有文字记载或参考书可供历史学家参阅去把争论之点解释明白。口头传说是唯一的根据,象巴苏陀人的情况一样,每一个部落都独立地保持着自己的传说,争论之点屡见不鲜,只有经过精细和缜密的对比和选择,疑难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也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要求的。这主要是对那些早已去世的提供资料的人所给的资料进行小心而负责的研究的结果。这些人讲述了在部落传说仍然盛行的时代他们亲自见到的和从他们前辈那里听到的事物。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放心地推荐给人种学家,不仅是作为研究这个题目最好的根据;而且,由于巴苏陀的情况已起变化并总是在变化之中,这也是今后可能有的最好的书。有一些见解只说了个梗概,特别是关于布须曼人的起源,这可能引起一些批

评，但是，关于这些问题我并无任何权威去发表意见。不过我却认为，埃伦伯格先生所估计的人口数太低了。很难想象，一个精力旺盛的民族，散布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长寿和生殖力，而其生活条件又很好，怎么会在几个世纪之中，其人口尚未增加到比所估计的数字更大一些。所引证的低估的原因，只有饥荒才有可能造成值得重视的影响，因为这将打击到有生殖能力的那部分人口。但是，常常发生的是匮乏，而真正的饥荒并不常见；当然，当真正发生了饥荒，无疑那是很不好的事。部落战争照例只影响到成年男子——也就是说，只不过是男性而已。妇女有时也可能被杀死，但是她们如果被杀，那也可能是意外事件。她们通常可能被俘，可是对人口来说，并不致于丧失她们再生殖的能力，虽然，对她们自己的部落来说会是那样。失掉了丈夫从来也不致于妨碍一个妇女的生殖能力，不论她是否被俘。

但这只不过是推论而已。毕竟估计并非事实的陈述，在缺乏可作根据的资料时，不可能对此作出论断。究竟这是正确还是错误关系不大，问